

明史隐藏了这个故事……

神偷天下³

悲欢无情

蛮族偷换大明血统的宫廷谜团

长篇历史悬疑小说

郑丰 / 著



台海出版社

[长篇小说]

神偷天下

悲欢无情

3

郑丰 著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神偷天下. 3, 悲欢无情 / 郑丰著. -- 北京 : 台海出版社, 2016.4
ISBN 978-7-5168-0927-3

I. ①神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58969号

神偷天下3：悲欢无情

著 者：郑 丰

责任编辑：刘 峰
版式设计：王梦彤

封面设计：柚子瓣工作室
责任印制：蔡 旭

出版发行：台海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 邮政编码：100021

电 话：010 - 64041652 (发行，邮购)

传 真：010 - 84045799 (总编室)

网 址：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
E - mail：thcbs@126.com

经 销：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：700mm×1000mm

1/16

字 数：214千

印 张：19

版 次：2016年6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978-7-5168-0927-3

定 价：3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
录

CONTENTS

第五十四章	太监汪直	/	001
第五十五章	重操旧业	/	013
第五十六章	虚与委蛇	/	027
第五十七章	不堪身世	/	040
第五十八章	故友重逢	/	052
第五十九章	拨云见日	/	066
第六十章	斗法宫中	/	078
第六十一章	正位东宫	/	090
第六十二章	西厂之兴	/	102

目 录

CONTENTS

第六十三章	情系狱囚	/	115
第六十四章	辽东巡边	/	127
第六十五章	近乡情怯	/	139
第六十六章	迎娶乡妇	/	150
第六十七章	旧情难忘	/	162
第六十八章	故人情薄	/	174
第六十九章	飞戎再赛	/	183
第七十章	宝剑赠女	/	196
第七十一章	重遇祭师	/	205

目
录

CONTENTS

第七十二章	挑畔青帮	/	215
第七十三章	日出影匿	/	227
第七十四章	恶贯满盈	/	238
第七十五章	废立东宫	/	249
第七十六章	喋血攻防	/	258
第七十七章	舍身延命	/	269
第七十八章	无言之逝	/	279
后记		/	292

在见过全寅之后，楚瀚便清楚地知道自己必得回去京城，就近保护小皇子。但他记着自己对怀恩的承诺，仍未想妥应当如何入京，才不会自毁诺言、触怒怀恩。他在京城外的小镇上待了几日，此地离京城不远，他想探听一些京城中的消息，再作打算。

这日他带着小影子走在街上，忽见一个童子迎面走来，向他行礼，递上一封信，说道：“楚师傅，主人派我送信来，邀您相见。”

楚瀚甚是惊奇，低头望向那童子，见他十来岁年纪，面孔白净，却是从未见过，怎会认出自己？他惯见宦官的神态举止，看出这童子是个小宦官，不知为何却穿着常人的衣服。他打开了信，但见里面写着一段字：

楚公公钧鉴：睽别多年，急盼相见，有要事相商。善贞字

楚瀚一惊，他知道“善贞”是纪娘娘的名字，连忙问道：“人在哪儿？”

快带我去！”那小宦官道：“请跟我来。”

楚瀚随那小宦官走去，心头十分兴奋，盼能即刻见到纪娘娘，但随即想起：“娘娘怎可能离开皇宫，来到这京城之外的小镇之上？那么这小宦官究竟要带我去见谁？是了，想必是娘娘派出来传话给我的使者。”

他跟在小宦官身后，走入一条小巷，进入一扇偏门，里面是一座隐秘的宅子。二人穿过天井，来到影壁之后的一间厅堂上。但见堂上安然坐着一人，身着宦官服色，手中拿着一只茶碗，正自悠闲地啜着茶。他听见二人进来，眼也不抬，只淡淡地道：“你来啦。”挥挥手，那小宦官便退了出去，关上了门。

楚瀚望向堂上这宦官，但见他约莫三四十岁年纪，身形高瘦，面目清秀，浓眉大眼，皮肤略黑，光滑细嫩；手指纤长，指甲整齐，衣衫纤尘不染，显是个极为谨慎精细之人。

楚瀚感到这人有些眼熟，但宫中宦官逾万，他曾照过面的总有数千个，却始终想不起他是谁。他走上前去，向那宦官行礼，问道：“请问公公高姓大名？找我来此，是否有话要传给我？”

那宦官微微一笑，放下茶碗，抬起头来，但见他双眼精光闪动，面容隐含着一股难言的戾气和野心。他说道：“楚瀚，你不认得我，我却认得你。咱家姓汪名直，我们在宫中会过几次。”

楚瀚微微一凛，他当然听过汪直这名字，知道他曾在万贵妃的昭德宫中担任给事，后迁御马监太监，颇受万贵妃的信任，跟梁芳的交情也不浅。但他长年被万贵妃派去外地物色名驹，很少待在宫中，因此楚瀚对他的印象不深。这样一个万贵妃的亲信宦官，怎会持着纪娘娘的信来寻找自

己？他忍不住问道：“原来是汪公公。这封信……”

汪直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那是假造的，专为骗你乖乖来见咱家。”

楚瀚脸色一变，但见汪直仍旧微笑着，说道：“你别担心，纪女官的事情，宫中知道的人并不多。除了怀恩和他的亲信之外，就只有我了。只要我不去跟万贵妃或她手下那姓百里的爪牙说，就暂时不会有事。”

楚瀚心中一凛：“他这是在威胁我了。这人怎会知道小皇子的事？就算怀恩和手下口风不紧，但小皇子的秘密也不可能传到汪直这样的人耳里！”心中对眼前这人充满了不信任，冷冷地道：“现在我来了，你有什么话说？”

汪直笑容收敛，面色转为冷酷，说道：“楚瀚，咱们先说说往事吧。你的事情，咱家知道得可多了。你原是个流落京城的小乞丐，后来被三家村的胡星夜收养，学了一身胡家飞技。胡星夜死后，你跟锦衣卫作对，受了重伤，被扬钟山救活了，并治好了腿伤。之后你为了保护扬钟山，自愿跟随梁芳入京，被下入厂狱，打得半死不活。在牢中待了一年多，升格为狱卒，混得还算不错。成化五年，你被梁芳送入净身房，入宫服役。表面上你在御用监任职，但暗中干的，却是专替梁芳刺探皇帝和娘娘们的秘闻，偶尔也出京去替他罗织罪名，陷害忠良，盗取珍奇宝物。成化六年，你在宫中撞见了纪女官和初生的皇子，从此出手保护，日夜守卫。后来锦衣卫百里缎追查太紧，你不得不向大太监怀恩输诚求助。怀恩答应出手保护小皇子，条件是你得立即滚出京城，你才逼不得已，狼狈离开。怎么，楚公公，咱家说的可都对吗？”

楚瀚听到最后，只觉得全身冰凉。他在宫中的经历虽有不少人知道，

但能从他做乞丐说起，以至发现小皇子和离京前后的，却绝对没有。他立时想到：“我定是被梁芳和怀恩出卖了，才让这人得知我的一切来龙去脉。”转念又想：“但是怀恩为人正直，行事谨慎，又怎会轻易对人说小皇子之事？梁芳知道我出身三家村和我在宫中替他干些什么勾当，但并不知道我曾在北京做乞丐，也不知道小皇子和怀恩把我赶出京城等情；小凳子和小麦子知道我入宫后在梁芳手下办事，也知道小皇子的秘密，但不会知道我的出身和我暗中替梁芳办事的细节。张敏和他手下的宫女，甚至吴娘娘和她的宫女，对我的事情知道得更少。这汪直怎会对我的往事了如指掌？”

他离京已久，宫中有何变化，自然无法掌握，此时只能尽量镇定，说道：“你想如何，就直说吧！”

汪直脸上满是得意之色，更带着几分鄙视和不屑。他笑了起来，声音尖锐刺耳，说道：“你再听下去，便会明白咱家所为何来了。你当年在京城外被锦衣卫围攻，滚下堤岸，醒来后却出现在扬钟山家中。你可知是谁将你送去扬家的？”

这件事情楚瀚从未想出个头绪，他在大越时，曾向百里缎问及此事，但她也并不知道内情。难道当年出手救了自己性命的，竟是眼前这个素未谋面的太监？这人又为何如此沉得住气，多年来从未现身，从未说破？这究竟是为了什么？

汪直见他脸色变幻，露出微笑，举起茶杯又喝了一口，似乎非常享受眼下这一刻，缓缓说了下去：“那时你年幼无知，不自量力，竟然出手去救那个姓上官的小娘皮。咱家当时便坐在那城门旁的茶馆之中，将你放走她的经过都看在眼里。后来咱家跟上那群锦衣卫，见到你被他们打得半死不

活。等他们走后，咱家便爬下河岸，将你送去了扬钟山家。”

楚瀚隐约记得，当时茶馆中确实坐了一个年轻宦官和一个小宦官，但他仍旧不敢相信出手救了自己的就是这人，说道：“我怎知道你所言为真？”

汪直撇嘴笑着，又道：“咱家救过你，还不只这一回。韦来虎这个人，你可没忘了吧？”

楚瀚一呆，他在韦来虎的净身房中所受到的惊吓，这辈子绝不会忘记。而韦来虎为何独对他刀下留情，让他未曾净身便入宫服役，他却始终不知道原因。韦来虎当时只说是有人命他莫给他净身，因此没有下刀，但那人究竟是谁，楚瀚却从未能探明真相。

汪直凝视着他，微笑道：“很好，很好。你没忘了。当年给了韦来虎一大笔银子，要他放过你的，正是咱家！”

楚瀚呆在当地，直瞪着汪直，良久说不出话来。这人跟自己毫无瓜葛，自己在宫中数年之中，他也从未出面相认，却在暗中帮过自己这两个大忙，一次救了自己的性命，一次让自己免去了净身的一刀之厄！他忍不住问道：“你……为何要救我？”

汪直并不回答，却仔细地端详了他一阵子，才撇嘴说道：“你眼下这等模样，是不可能再混入宫中的了。可惜啊可惜！”

楚瀚自也清楚，他十六岁离京，在广西、大越、贵州、江西等地转了一圈，此时已有十九岁，身形结实，满面须茬，确实再也不能让人相信他是个宦官了。百里缎在大越时，只瞧他的模样，便已猜知他当初混入宫时必有弊病。想起百里缎，他不禁想到：“不知百里缎回到皇宫后，是否曾找

韦来虎盘问？”忍不住问道：“韦来虎如何了？”

汪直淡淡地道：“你不用担心，咱家已经解决了。”楚瀚瞪着他，追问道：“什么叫解决了？”

汪直抬起下巴，手指轻轻敲击茶杯边缘，说道：“告诉你也不妨。那个叫百里缙的锦衣卫，一回京便将韦来虎捉起，向他逼问关于你的事情。我早他一步，预先割了韦来虎的舌头，让那混账逼问不出东西来。之后我看韦来虎撑不了多久，便派人去将他做了。”

楚瀚听他语气轻松平常，割舌杀人对他显然都是小事一桩，不禁背脊发凉，知道眼前这人是个不择手段的冷血刽子手，和百里缙的残忍狠毒大约不相上下。他吸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你仍旧没回答我，你我素不相识，当初为何要送我去扬大夫处，又从韦来虎手下救了我？”

汪直饶有兴味地望着他，说道：“怎么，救你就一定得有理由？你见到人家命在旦夕，或是见到小男孩儿要净身入宫，难道不会想救他一把？”

楚瀚道：“那你为何独独救我，不救他人？”

汪直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咱家自有道理。说穿了，原因也简单得很，因为你对咱家来说最有用。”

楚瀚听他语气轻蔑冷酷，忍不住打从心底对这人生起强烈的憎恶。即使他一生最重恩情，却知道自己绝不会因为这人曾施恩相救，而心甘情愿替他办事。

汪直好像能看透他的心思一般，脸上的笑容愈发充满了鄙夷，说道：“咱家当然知道，当年虽救过你，但你不见得会为咱家所用。咱家还有别的手段，能让你死心蹋地替咱家卖命。不如现在便直说了吧，咱家知道怀

恩将纪女官的那小崽子藏在何处！这母子二人的性命，都操在咱家的手掌之中。你若不想见他们被打入厂狱，受尽酷刑折磨而死，便得乖乖听话。”

楚瀚忍着怒气，说道：“我又怎知你所说为真？”

汪直眯起眼睛，眼中寒光闪烁，语音冰冷，慢慢地道：“咱家也不必如何，只要去跟万贵妃报个信，或是向她手下那叫百里缙的锦衣卫通报一声那小崽子的藏身处，那女人和小崽子立即就会没命。你以为怀恩保得住他们？我告诉你吧，咱家的地位此刻虽然比不上怀恩那老头子，可是总有一日会跟他平起平坐，不分轩輊。咱家和你以前的主子梁芳交好，二人联手，随时可以扳倒怀恩。怀恩一倒，你那忠贞善良、悲情苦命的纪娘娘，转眼就要打入厂狱，饱尝炮烙之刑。小崽子今年才五岁吧？五岁的小娃儿下了厂狱，要活过一两日，只怕也不容易。”

楚瀚怒喝道：“不要再说了！”

汪直脸上笑容不减，凝望着他，满面揶揄之色，说道：“当年你在三家村，柳家的少爷曾仔细观察过你，早将你的性子摸得一清二楚，都报告给咱家知道了。啧啧，果然不错，你就是这副德性，要将你玩弄在股掌之中，一点儿也不难！”

楚瀚陡然欺上前去，展开虎侠传授的点穴功夫，右手扣上了汪直咽喉要穴。他身法奇快，汪直尚未反应过来，已被他制住，楚瀚手上只要一发劲，汪直便会当场毙命。汪直脸上却毫无惧色，甚至毫不惊讶，神色自若地笑道：“怎么，你要破你三家村的杀戒，杀死曾救过你两次的恩人？”

楚瀚心中愤怒已极，真想就此杀死了他。但听他提起三家村杀戒和自

已欠他的恩情，就在这一犹豫间，汪直左手陡出，点上了他胁下穴道，接着一拳打上楚瀚的脸颊。汪直出手飞快，招数诡异莫测，显然精擅擒拿短打功夫。楚瀚武功原本有限，应变不及，穴道被点后，顿时半身酸麻，被汪直一拳打得往后跌出，摔倒在地。

汪直站起身，走上前狠狠地踢了他一脚，铁青着脸，厉声喝道：“不知好歹的小子！是什么斤两的玩意儿，竟敢对咱家动手！我要叫你知道厉害！”说着又是一脚踢上他的小腹，这回踢得更重，楚瀚抱着肚腹，忍不住呻吟出声。

汪直冷冷地道：“你听好了。汪直是什么人，岂会跟你这小毛贼虚耗时光？我说到做到。你不听我的任何一道命令，我立即便让那小杂种死得惨不堪言，让那姓纪的贱人在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宝贝儿子饱受折磨而死！你信不信？”

楚瀚在地上缩成一团，只觉小腹疼痛已极，更说不出话来。他听汪直语气中对纪娘娘和小皇子似乎怀有甚深的愤恨，暗觉奇怪，但此时也无法多想，又知道眼前这人确实可能说到做到，当下咬牙道：“我信。”

汪直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你信便好。你杀不死我，也不能杀我。此后我便是你的主人，说的话，就是你的圣旨。我要你做什么，你若敢回嘴半句，或有半点不遵，后果便会直接落在那贱人和那小杂种身上。你听见了吗？”楚瀚低下头，说道：“听见了。”

汪直道：“好！你这便跟我回京去吧。”

楚瀚爬起身，抹去嘴边血迹，说道：“但是我答应过怀公公，永远不回京城。”汪直嗤笑道：“怀恩要你永远别回京城，亏你这小子蠢如猪豕，就

这么答应了。你怕他作甚？”

楚瀚摇头道：“我不是怕他，这是他答应我照顾、保护小皇子的条件。汪公公，我离开京城的这几年中，直至今日，小皇子并未被人发现，是吗？”

汪直侧眼望向他，说道：“是又如何？”楚瀚点头道：“怀公公做到了他所承诺的事，我又怎能毁约？”

汪直“嘿”了一声，只觉这小子蠢得不可理喻，但见楚瀚神色认真，似乎心中确实记挂着守约之事，只好耐着性子道：“你这蠢蛋！听好了，你如不跟我回去，我立即便去揭发小皇子的事，怀公公保不住他，岂不是毁了约？与其让他毁约，不如你先毁约。何况你悄悄回去京城，他又怎会知道？”

楚瀚摇头道：“不，我若毁约在先，那便是我的错。我入京之后，他便没有义务再保护小皇子了。小皇子若出事，全是肇因于我。”

汪直望着他，忽然若有所悟，冷笑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不过是要我给你个保证，是吗？”楚瀚顺着他的话道：“公公说得不错。我留在京城之外，怀公公承诺保护小皇子；我跟着汪公公进京，那么汪公公需承诺保护小皇子。”

汪直踱了几步，停下步来，深深地望了楚瀚一眼。他倒是没有料到，这小伙子看来傻头傻脑，其实一点也不笨；即使在被自己痛击、深受挫折威胁之际，仍能保持头脑清醒，用言语逼自己作出不出卖小皇子的承诺。汪直望着楚瀚黑黝黝的脸庞，浓眉下漆黑的大眼睛，重重地“呸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不必用话挤对我。我高兴做什么便做什么，汪直这一辈子从不向

人许诺。你若不听话，后果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你要跟我讨价还价，只怕你还没这个本钱！要你入京便入京，你只管乖乖听话便是，我不会应承你任何事情，听明白了吗？”

楚瀚低下头，说道：“是。”心中打定主意，此时虽受制于此人，但回到京城后，一旦有办法确保纪娘娘和小皇子的安全，便再也不会听命于这头心地险狠的豺狼。

汪直更不多说，敲敲茶几上的小钟，方才那小宦官便推门走了进来，手中提着楚瀚留在客店的包袱物事，说道：“公公，马已经备好了。”楚瀚心中一凛：“汪直谨慎多虑，竟然已派人去取来我的物事，免得我回去客店一趟，耽搁时间，更生变故，甚至连马都备好了。”

汪直对楚瀚笑了笑，显然很为自己的筹划周详感到得意，说道：“上路吧！”当先来到马房，三人骑上马，往北而去。

楚瀚将小影子抱在怀中，跟着汪直骑马从左安门进入京城。三人抵达时，已是傍晚时分，汪直领他来到内城砖塔胡同中一间破旧的小院子，那小宦官跳下马，将他的包袱物事提入屋中放好。楚瀚心想：“看来是要我住在这儿了。”

汪直从怀中掏出一张纸来，交给楚瀚。楚瀚接过了，见上面写着十多个人名。汪直道：“看得懂字吗？”楚瀚点了点头。

汪直道：“你离京数年，京城人事已有不少变化。这上面写着当今南北二京阁臣和各部尚书、侍郎的名字，去将每个人的身家情况都给咱家调查清楚了来。家中有多少钱财，几个子女，几个宠妾，有哪些过从较密的朋友，有什么喜好，收过什么贿赂，有些什么把柄，一样也不能少。”

楚瀚望着那张纸上的人名，其中七八成的人他都曾刺探过，只有十来个新进的官员得从头来起。他抬起头，问道：“那公公们呢？”

汪直道：“你又不能入宫，如何调查公公们的事？”

楚瀚心想：“他若真以为我进不了皇宫，便对我的飞技和本事知道得还远远不足。这是可趁之机，不应说破。”当下说道：“公公说得是。我是指住在宫外的公公们。”

汪直想了想，才道：“也好。你去查查尚铭。这人现任东厂提督，掌管东厂，势力不小。”

楚瀚离开京城时，尚铭已是大太监，一度担任东厂提督，却被梁芳和自己找到他的碴子，硬给拉了下来，不意今日又恢复了东厂提督的职位。楚瀚点头道：“谨遵公公指令。”汪直道：“咱家三日后再来，听你报告。你最好认真些！”便自离去。

楚瀚等他去远了，才将那张纸扔在桌上，关上了院门，吁出一口长气。他在皇宫中待了不短的时日，日夜与老少宦官共事厮混，习以为常，从来不觉得有何不妥；但他与汪直相处半日，便觉得浑身不自在，有如芒刺在背，难受得紧。他感觉这人虽是宦官，却并无一般宦官的消沉认命，逢迎屈从，低声下气；反之，汪直全身上下充满了旺盛的企图心和野心，行止时而温文，时而躁郁，满腔仇恨，整个人有如在燃烧一般，楚瀚在他身边一刻，便感到一刻不自在。

他甩甩头，从怀中取出小影子放下，让它自去捕捉老鼠。小影子很快便窜入了角落，不见影踪。楚瀚在那间小院中走了一圈，见除了入口的小厅之外，便是一左一右两间厢房，后进有个小小的厨灶。左厢房中堆了些